# 中国通史

### 第四十六集 中晚唐的困局

公元763年，长达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河山之路。然而，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再，盛唐气象成为消逝的风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美景春堪赏，方园白日斜，共看飞好鸟，复见落余花。它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 灭亡。中晚唐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难解的困局呢！

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同年，其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762年四月，玄宗 肃宗先后去世，新即位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叛乱，不得已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 魏博 成德 相卫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卫镇后被魏博镇所并，四镇成为三镇。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因此通常称之为河朔三镇。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却各自拥兵，自署官吏，截留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平叛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请赏，有的升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而且联合对抗朝廷。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相互火并，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动荡。这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 藩镇割据。

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藩镇割据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一百多年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德宗一改其父亲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不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逮，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原则是户无土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成德镇 魏博镇 淄青镇 幽州镇等藩镇就率先发难。建中二年（公元781）正月，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位，要求朝廷予以追任。本来节度使之位父死子继已成为普遍惯例，李惟岳认为得到朝廷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然而，德宗早已打定主意拿他开刀，拒不承认李惟岳的世袭权。李惟岳不悦，便与魏博镇的田悦，淄青镇的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称四镇之乱。德宗早有准备，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逆。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二年正月，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滔互相勾结，对抗唐廷。十一月，三镇节度使联络平卢节度使李纳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成德 魏博 淄青诸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恼怒，下令淮西邻道诸军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

建中四年（公元783）十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杀进长安。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这就是泾原兵变。叛乱军兵推举原泾原节度使朱泚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上当时河北 山东四镇称王，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之烈 至极。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 王武俊 李纳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泚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泚 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德宗一朝即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亦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是为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河朔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疼的刺儿头。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元和七年（公元812），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谏年幼，大权落入家僮蒋士则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其功劳，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服于中央政权。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河朔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朝廷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元和九年（公元814）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彰义节度使职务，立即与朝廷叫板，气焰十分嚣张。到了第二年正月，宪宗下令16路兵马夹击淮西，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仗。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致使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局势更加混乱，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宪宗却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将门出虎子，李愬正是三十年前平定泾原兵变，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晟之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十二月，宪宗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吴元济。裴度和李愬精诚团结，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这篇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李愬雪夜入蔡州》片段，讲述的正是李愬带兵奇袭吴元济的经典战役。唐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鸡鸭池，李愬便命令军士轰赶鸡鸭叫其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守兵毫无戒备，唐军悄悄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俘丘作乱，天亮以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陷，吴元济仍然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左右登牙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吴元济只好投降。平定淮西后，宪宗皇帝亲自点名让大文豪韩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韩愈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于汝南城北门外勒碑之时，人们争相传诵这篇奇文，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

一千多年过去了，汝南城北的石拱桥还在，而那著名的《平淮西碑》早已被毁。但这个经典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淮西的平定，诸强藩镇为之震动。横海 成德 幽州等纷纷归伏。元和十四年（公元819）二月，平灭淄青的李师道之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全国暂归统一，因此，后来的史家把这一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 王守澄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礼部以鸟散余花落为题，举行了一场贡举复试。联想到去年贡举早春惨血题，我们不由得感叹历史竟如此富有启示性。这样的贡举试题正是对晚唐萧然景象的一种预言。飞鸟散尽，残花落地。早春的原野上留几痕残雪，晚唐就这样开始了。就在同一年的七月，幽州军乱，揭开了河朔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七月底，成德军又乱，归顺朝廷的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300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布也被逼自杀。至此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

藩镇割据是长在唐朝政权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如果说河朔三镇的存在使中央倍感压力，那么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其实，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的一次制策考试，应试的牛僧孺 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考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于是对及第的牛僧孺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以牛僧孺为首，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因此，朋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称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称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斥牛党，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更是互相攻讦，闹得不可开交。回想贞观之治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对比眼下朋党争斗不已，朝廷乌烟瘴气，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泪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已经无人可以为镜。文宗去世后，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德裕尽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孺 李宗闵等远贬南方。玄宗继位，局面又改了过来，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分子，将李德裕远贬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玄宗大中三年（公元850），李德裕病死于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牛 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在藩镇肆虐的建中四年（公元783）泾原之乱中，德宗仓皇出逃，情急之下诏禁军护驾，竟无一人至者，最后只有宦官窦文场 霍仙鸣等率左右随扈。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典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依赖。从此更加偏信家奴，将朝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十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 霍二人指挥，称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抢夺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握军队。现在，德宗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与宦官，这是唐王朝在自掘坟墓。然而仅仅取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力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崎 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宪宗时，宦官还进一步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宦官的腐败也触目惊心，宦官本为刑余之人，但一些大宦官却竞相迎娶妻妾 收养义子，建立起世代相传的宦官家族，朝廷文武为寻找靠山，纷纷向他们行贿。有些禁军将领为了求得节度使之职，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还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长安一带最好的田园宅子尽归宦官所有，宦官主持的宫市强买豪夺，扰民甚剧，百姓十分痛恨。白居易的《卖炭翁》表现了宫使的丑恶嘴脸和百姓的困苦与无奈。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几乎所有皇帝的废立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宦官胁迫皇帝，藐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可以说无恶不作，这就必然与皇权和朝纲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就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起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大和九年（公元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前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 鱼弘志等带领宦官去查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仇士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捕杀了李训 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四年（公元839）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问翰林学士周墀，你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墀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他们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还不如他们，说着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三者相互作用 ，犬牙交错，共同组成了毁灭的力量。它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唐太宗对于国与民，君于民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成千古名君，是水载舟的结果，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二百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即将被水，老百姓所颠覆。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由一根导火索引发，这一次的导火索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秋粮几乎绝收，百姓以蓬实槐叶为食，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税，农民竟至于到了拆屋卖妻鬻子而不能给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王仙芝首先在长垣（今河南）起兵，他发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税的沉重。不久，冤句（今山东曹县北）人黄巢起兵响应 ，应者云集，部队很快发展到了数万人，黄巢起义部队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芝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700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300年首都 长安。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僖宗在500神策军保护下出逃。这幅国画《黄巢进长安》体现了黄巢占领长安城的喜悦。黄巢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如此残酷，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目的惊人一致，剿灭。不久，黄巢被迫撤出长安城。中和四年(公元884)六月十五日，黄巢看见兵力已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至有今日之误，说完，拔刀自刎，黄巢曾经吟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遥遥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

在诸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公元903），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佑元年（公元904）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枢等大臣三十余人并投尸黄河。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

公元8 世纪初，一支由日本官员 留学生 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伊斯兰圣哲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长安对东邻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能够到长安去，他们把能到长安去留学 求法 观光 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日本至少曾派遣过19次遣唐使到中国。其中有阿倍仲麻吕 吉备真备等很多当时的日本名人。遣唐使对日本的政治 经济 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